



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

繡像 東周列國志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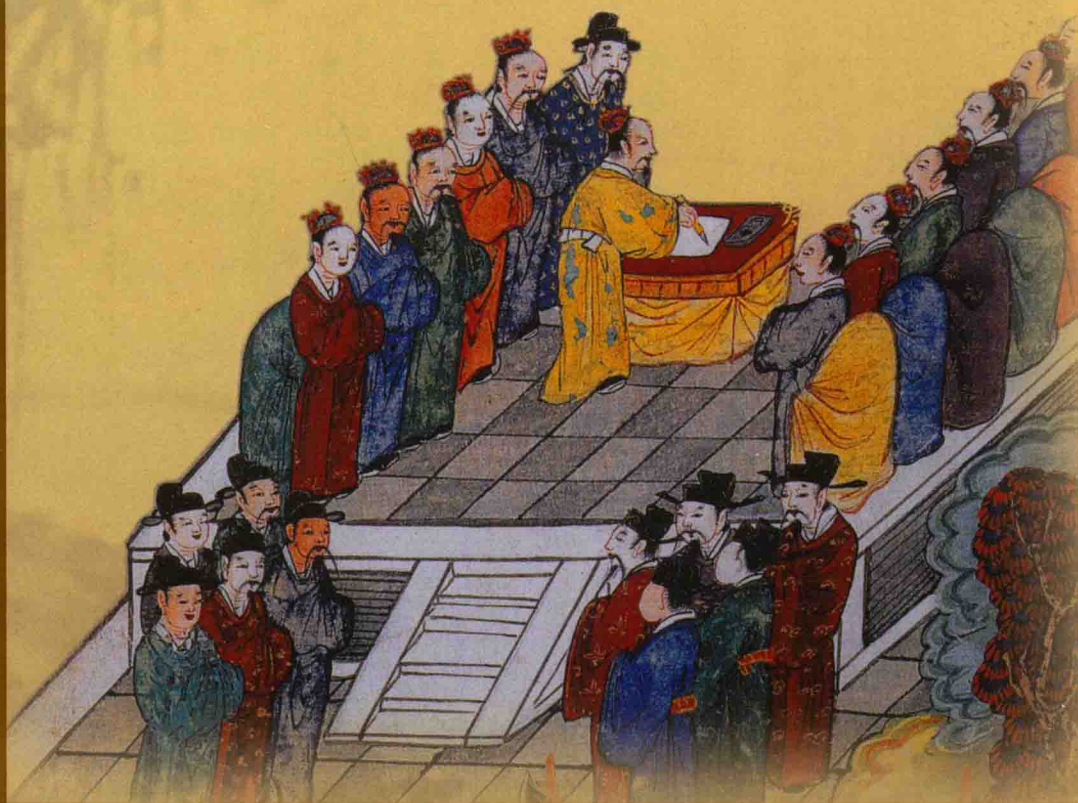
国学经典书系

〔明〕冯梦龙 著

邓启铜 注释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

绣像东周列国志 ③

明·冯梦龙 著

邓启铜 注释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绣像东周列国志：全3册 / 邓启铜注释. —南京：
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15.5

(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)

ISBN 978-7-5641-5221-5

I. ①绣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0885 号

绣像东周列国志

责任编辑 彭克勇

封面设计 林绵华

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：210096

出版人 江建中

网 址 <http://www.seupress.com>

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82.25

字 数 16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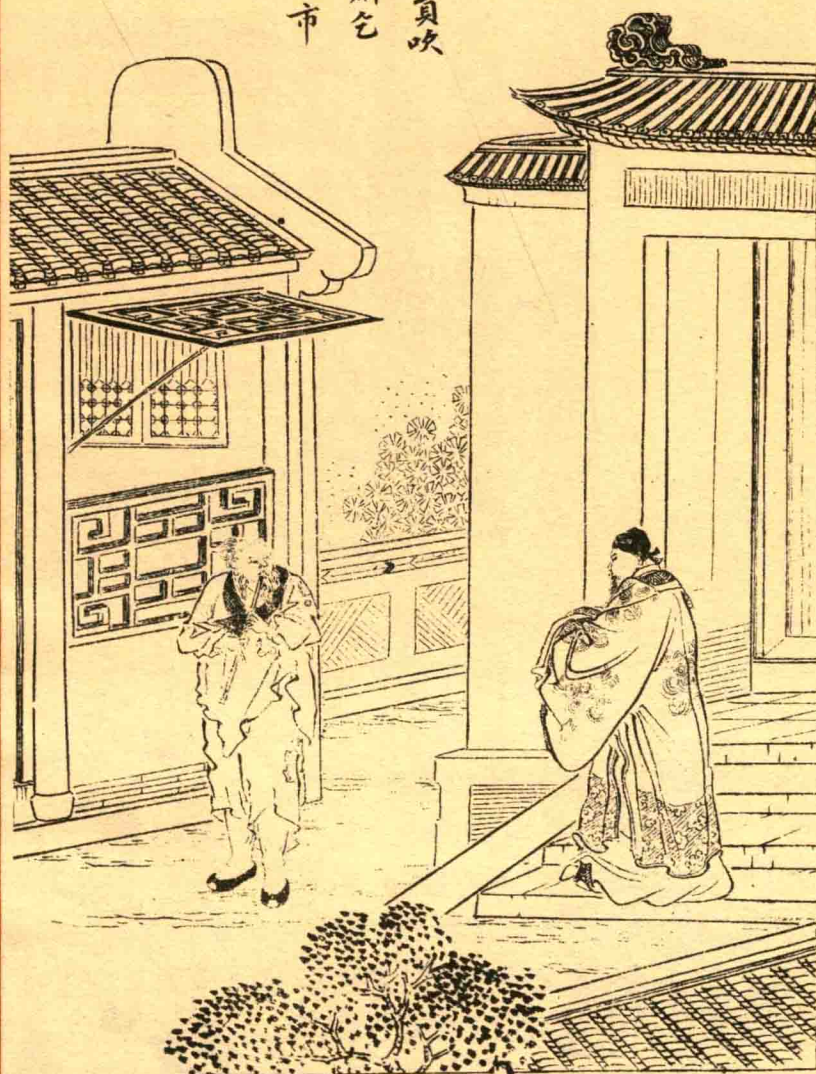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41-5221-5

定 价 188.00元 (全三册)

东大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向营销部调换 电话：025-83791830

伍員吹
簫乞
吳市



伍員吹簫乞吳市



专诸进炙刺王僚



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

话说渔丈人已渡伍员yún,又与饮食,不受其剑。伍员yún去而复回,求丈人秘密其事,恐引追兵前至,有负盛意。渔翁仰天叹曰:“吾为德于子,子犹见疑。倘若追兵别渡,吾何以自明?请以一死绝君之疑!”言讫qì,解缆开船,拔舵duò放桨,倒翻船底,溺nì于江心。史臣有诗云:

数载逃名隐钓纶,扁舟渡得楚亡臣。

绝君後虑甘君死,千古传名渔丈人。

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,有解剑亭,当年子胥解剑赠渔父处也。

伍员yún见渔丈人自溺,叹曰:“我得汝而活,汝为我而死,岂不哀哉!”伍员yún与半胜遂入吴境。行至溧lì阳,馁něi而乞食。遇一女子,方浣huàn纱于濂lǎn水之上,笕jǔ中有饭。伍员yún停足问曰:“夫人可假一餐乎?”女子垂头应曰:“妾独与母居,三十未嫁,岂敢售餐于行客哉?”伍员yún曰:“某在穷途,愿乞一饭自活!夫人行赈zhèn恤之德,又何嫌乎?”女子抬头看见伍员yún状貌魁伟,乃曰:“妾观君之貌,似非常人,宁以小嫌,坐视穷困?”于是發其簞dān,取盎àng浆,跪而进之。胥与胜一餐而止。女子曰:“君似有远行,何不饱食?”二人乃再餐,尽其器。临行谓女子曰:“蒙夫人活命之恩,恩在肺腑,某实亡命之夫,倘遇他人,愿夫人勿言!”女子凄然叹曰:“嗟乎!妾侍寡母三十未嫁,贞明自矢①,何期饋kuì饭,乃与男子交言。败义堕节②,何以为人!子行矣。”伍员yún别去,行数步,回头视之,此女抱一大石,自投濂水中而死③。後人有赞云:

溧水之阳,击绵之女,惟治母餐,不通男语。矜jīn此旅人,發其筐笕jǔ,君腹虽充,吾节已窳yǔ④。捐此孱躯,以存

注释:①贞明:坚贞清白的节操。矢:誓守。②堕:通“隳”。毁坏。③濂水:水名。这里说行至溧阳时于濂水遇一女子,故此水流即在江苏省溧阳县,也称溧水。④窳:败坏。



壶矩①，瀨流不竭，兹人千古！

伍员_{yún}见女子投水，感伤不已，咬破指头，沥血书二十字于石上，曰：

尔浣纱，我行乞；我腹饱，尔身溺。

十年之後，千金报德！

伍员_{yún}题讖_{qì}，复恐後人看见，掬_{jū}土以掩之。

过了溧_{lì}阳，复行三百馀里，至一地，名吴趋。见一壮士，碓_{duì}颡_{sǎng}而深目，状如饿虎，声若巨雷，方与一大汉厮打。众人力劝不止。门内有一妇人唤曰：“专诸不可！”其人似有畏惧之状，即时敛手归家。员_{yún}深怪之，问于旁人曰：“如此壮士，而畏妇人乎？”旁人告曰：“此吾乡勇士，力敌万人，不畏强御，平生好义，见人有不平之事，即出死力相为。適才门内唤声，乃其母也。所唤专诸，即此人姓名。素有孝行，事母无违，虽当盛怒，闻母至即止。”员_{yún}叹曰：“此真烈士矣！”次日，整衣相访。专诸出迎，叩其来历。员具道姓名，并受冤始末。专诸曰：“公负此大冤，何不求见吴王，借兵报仇？”员曰：“未有引进之人，不敢自媒。”专诸曰：“君言是也。今日下顾荒居，有何见谕？”员曰：“敬子孝行，愿与结交。”专诸大喜，乃入告于母，即与伍员_{yún}八拜为交。员长于诸二岁，呼员_{yún}为兄。员请拜见专诸之母。专诸复出其妻子相见，杀鸡为黍_{shǔ}，欢如骨肉。遂留员、胜二人宿了一夜。次早，员谓专诸曰：“某将辞弟入都，觅一机会，求事吴王。”专诸曰：“吴王好勇而骄，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，将来必有所成。”员_{yún}曰：“蒙弟指教，某当牢记。异日有用弟之处，万勿见拒！”专诸应诺。三人分别。

员_{yún}、胜相随前进，来到梅里②，城郭卑隘，朝市粗立。舟车嚷嚷，举目无亲，乃藏半_{mǐ}胜于郊外，自己被髀_{pī}發佯狂③，跣_{xiǎn}足涂面④，手执斑竹箫一管，在市中吹之，往来乞食。其箫曲第一叠云：

伍子胥！伍子胥！跋涉宋、郑身无依，千辛万苦凄复悲！

父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

注释：①壶矩：古时指妇女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。②梅里：今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梅村镇一带。

③被：同“披”。④跣足：光着脚，没穿鞋袜。



第二叠云：

伍子胥！伍子胥！昭关一度变须眉，千惊万恐凄复悲！

兄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

第三叠云：

伍子胥！伍子胥！芦花渡口漂阳溪，千生万死及吴

陲^①，吹箫乞食凄复悲！身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

市人无有识者。时周景王二十五年，吴王僚之七年也。

再说吴公子姬光^②，乃吴王诸樊之子。诸樊薨^{hōng}，光应嗣^{sì}位，因守父命，欲以次传位于季札，故馀祭、夷昧以次相及。及夷昧薨^{hōng}後，季札不受国，仍该立诸樊之後，争奈王僚贪得不让^③，竟自立为王。公子光心中不服，潜怀杀僚之意，其如群臣皆为僚党，无与同谋，隐忍于中。乃求善相者曰被^{pī}离，举为吴市吏，嘱以谄访豪杰，引为己辅。一日，伍员^{yún}吹箫过于吴市。被^{pī}离闻箫声甚哀，再一听之，稍辨其音。出见员^{yún}，乃大惊曰：“吾相人多矣，未见有如此之貌也！”乃揖而进之，逊于上坐。伍员^{yún}谦让不敢。被^{pī}离曰：“吾闻楚杀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出亡外国，子殆是乎？”员^{yún}踟^{jú}躅^{jí}未对。被^{pī}离又曰：“吾非祸子者。吾见子状貌非常，欲为子求富贵地耳。”伍员^{yún}乃诉其实。早有侍人知其事，报知王僚。僚召被^{pī}离引员^{yún}入见。被^{pī}离一面使人私报姬光得知，一面使伍员^{yún}沐浴更衣，一同入朝，进谒^{yè}王僚。王僚奇其貌，与之语，知其贤，即拜为大夫之职。次日，员^{yún}入谢，道及父兄之冤，咬牙切齿，目中火出。王僚壮其气，意复怜之，许为兴师复仇。

姬光素闻伍员^{yún}智勇，有心收养他，闻先谒王僚，恐为僚所亲用，心中微愠^{yùn}。乃往见王僚曰：“光闻楚之亡臣伍员，来奔我

注释：①陲：边境。②姬光：生年不详，死于公元前496年。姬光后来成为吴国第24任国王，通常称其为吴王阖闾，有部分地区认为他是“春秋五霸”之一，颇有政治魄力和军事才能。他后来在战场上被越军致伤而死去。③王僚：一名州吁，夷昧（或作馀昧）的儿子。夷昧死後，按照吴王室家族的家规，兄终弟及，要轮到四兄弟中的最後一个即位，但最小的弟弟季札不就王位，逃回他的领地延陵。于是，在没有召开家族会议以确定如何继承王位的情况下（这里面，包括季札在内的族人都有不可回避的责任），刚死去的夷昧的儿子姬僚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新吴王。在当时只有强权没有法纪的情况下，公子光就不服（因他亦是吴王室家族中一员，有足够的理由来当吴王），乘吴伐楚归来之时，在宴请姬僚（即王僚）时，派专诸藏剑在鱼腹中弑了王僚。



国，王以为何如人？”僚曰：“贤而且孝。”光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僚曰：“勇壮非常，与寡人筹策国事，无不中窾^{kuǎn}①，是其贤也。念父兄之冤，未曾须臾忘报，乞师于寡人，是其孝也。”光曰：“王许以复仇乎？”僚曰：“寡人怜其情，已许之矣。”光谏曰：“万乘之主，不为匹夫兴师。今吴、楚构^{gòu}兵已久，未见大胜。若为子胥兴师，是匹夫之恨，重于国耻也。胜则彼快其愤，不胜则我益其辱，必不可！”王僚以为然，遂罢伐楚之议。伍员^{yún}闻光之入谏，曰：“光方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也。”乃辞大夫之职不受。光复言于王僚曰：“子胥以王不肯兴师，辞职不受，有怨望之心，不可用之。”僚遂疏伍员^{yún}，听其辞去，但赐以阳山之田百亩^②。员与胜遂耕于阳山之野。姬光私往见之，馈以米粟布帛，问曰：“子出入吴、楚之境，曾遇有才勇之士，略如子胥者乎？”员^{yún}曰：“某何足道。所见有专诸者，真勇士也！”光曰：“愿因子胥得交于专先生。”员^{yún}曰：“专诸去此不远，当即召之，明旦可入谒也。”光曰：“既是才勇之士，某即当造请，岂敢召乎？”乃与伍员^{yún}同车共载，直造专诸之家。

专诸方在街坊磨刀，为人屠豕^{shǐ}，见车马纷纷，方欲走避。伍员^{yún}在车上呼曰：“愚兄在此。”专诸慌忙停刀，候伍员^{yún}下车相见。员指公子光曰：“此吴国长公子，慕吾弟英雄，特来造见，弟不可辞。”专诸曰：“某闾^{lǘ}巷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烦大驾。”遂揖公子光而进。筓^{bì}门蓬户，低头而入。公子光先拜，致生平相慕之意。专诸答拜。光奉上金帛为贄^{zhì}，专诸固让。伍员^{yún}从旁力劝，方才肯受。自此专诸遂投于公子光门下。光使人日馈粟肉，月给布帛，又不时存问其母。专诸甚感其意。一日，问光曰：“某村野小人，蒙公子蒙^{huàn}养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倘有差遣，惟命是从。”光乃屏左右，述其欲刺王僚之意。专诸曰：“前王夷昧卒，其子分自当立^③，公子何名而欲害之？”光备言祖父遗命，以次相传之故：“季札既辞，宜归適^{dí}长^④。適^{dí}长^④之後，即光之身也。僚安得为君哉？吾力弱不足以图大事，故欲借助于有力者。”专诸曰：“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

注释：①中窾：中窍，正合心意。②阳山：当在今江苏无锡市境内。③分自当立：按照分内的情理自然应当立为王。这里指当时各诸侯国均是父终子继，而吴国当按兄终弟及。④適长：同嫡长。



王侧,陈前王之命,使其退位?何必私备剑士,以伤先王之德?”光曰:“僚贪而恃力,知进之利,不能退让,若与之言,反生忌害。光与僚势不两立!”专诸奋然曰:“公子之言是也。但诸有老母在堂,未敢以死相许。”光曰:“吾亦知尔母老子幼,然非尔无与图事者。苟成其事,君之子母,即吾子母也,自当尽心养育,岂敢有负于君哉?”专诸沉思良久,对曰:“凡事轻举无功,必图万全。夫鱼在千仞^{rèn}之渊,而入渔人之手者,以香饵在也。欲刺王僚,必先投王之所好,乃能亲近其身。不知王所好何在?”光曰:“好味。”专诸曰:“味中何者最甘?”光曰:“尤好鱼炙。”专诸曰:“某请暂辞。”公子光曰:“壮士何往?”专诸曰:“某往学治味,庶可近吴王耳。”专诸遂往太湖学炙鱼。凡三月,尝其炙者,皆以为美。然後复见姬光,光乃藏专诸于府中。髯翁有诗云:

刚直人推伍子胥,也因献媚进专诸。

欲知弑^{shì}械从何起?三月湖边学炙鱼。

姬光召伍子胥,谓:“专诸已精其味矣,何以得近吴王?”员^{yún}对曰:“夫鸿鹄^{hú}所以不可制者,以羽翼在也。欲制鸿鹄,必先去其羽翼。吾闻公子庆忌,筋骨如铁,万夫莫当,手能接飞鸟,步能格猛兽^①,王僚得一庆忌,旦夕相随,尚且难以动手。况其母弟掩馀、烛庸并握兵权,虽有擒龙搏虎之勇,鬼神不测之谋,安能济事。公子欲除王僚,必先去此三子,然後大位可图。不然,虽幸而成事,公子能安然在位乎?”光俛^{fǔ}思半晌,恍然曰:“君言是也。且归尔田,俟有闲隙,然後相议耳。”员^{yún}乃辞去。

是年,周景王崩。有嫡世子曰猛,次曰匄^{gài},长庶子曰朝。景王宠爱朝,嘱于大夫宾孟,欲更立世子之位,未行而崩。刘献公挚亦卒,子刘卷字伯蚡^{fén}嗣^{sì}立。素与宾孟有隙,遂同单^{shàn}穆公旗杀宾孟,立世子猛,是为悼王。尹文公固、甘平公鲋^{qū}、召^{shào}庄公奭,素附子朝,三家合兵,使上将军南宫极率之以攻刘卷。卷出奔扬^②,单旗奉王猛次于皇^③。子朝使其党鄆^{xún}盼^{xī}伐皇,盼败死。晋

注释:①格:打,抵敌。②扬:东周地名,具体不详。③皇:东周地名,当今河南省洛阳市南,巩义市西南。



顷公闻王室大乱，遣大夫籍谈、荀跢^{luò}帅师纳王于王城。尹固亦立子朝于京^①。未几，王猛病卒，单旗、刘卷复立其弟匄，是为敬王，居翟泉^②。周人呼匄为东王，朝为西王。二王互相攻杀，六年不决。召^{shào}庄公奂卒，南宫极为天雷震死，人心耸惧。晋大夫荀跢^{luò}，复率诸侯之师，纳敬王于成周，擒尹固，子朝兵溃。召奂之子囂^{yín}反攻子朝，朝出奔楚，诸侯遂城成周而还。敬王以召囂^{yín}为反复，与尹固同斩于市，周人快之。此是後话。

且说周敬王即位之元年，吴王僚之八年也。时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郢^{yǐn}^③，费无极恐其为伍员^{yún}内应，劝平王诛之。建母闻之，阴使人求救于吴。吴王僚使公子光往郢^{yún}取建母，行及钟离^④，楚将薳^{wěi}越帅师拒之，驰报郢^{yǐn}都。平王拜令尹阳匄^{gài}为大将，并征陈、蔡、胡、沈、许五国之师。胡子名髡^{kūn}，沈子名逞，二君亲自引兵。陈遣大夫夏啮^{niè}，顿、胡二国，亦遣大夫助战。胡、沈、陈之兵营于右，顿、许、蔡之兵营于左，薳^{wěi}越大军居中。姬光亦驰报吴王。王僚同公子掩餘率大军一万^⑤，罪人三千，来至鸡父下寨^⑥。两边尚未约战，適楚令尹阳匄^{gài}暴疾卒，薳^{wěi}越代领其众，姬光言于王僚曰：“楚亡大将，其军已丧气矣。诸侯相从者虽众，然皆小国，畏楚而来，非得已也。胡、沈之君，幼不习战。陈夏啮^{niè}勇而无谋。顿、许、蔡三国久困楚令，其心不服，不肯尽力。七国同役而不同心，楚帅位卑无威，若分师先犯胡、沈与陈，必先奔。诸国乖乱，楚必震惧，可全败也。请示弱以诱之，而以精卒持其後。”

王僚从其计。乃为三阵，自率中军，姬光在左，公子掩餘在右，各饱食严阵以待。先遣罪人三千，乱突楚之右营。时秋七月晦日，兵家忌晦^{huì}，故胡子髡^{kūn}、沈子逞及陈夏啮^{niè}，俱不做整备。及闻吴兵到，开营击之。罪人原无纪律，或奔或止。三国以吴兵散乱，彼此争功追逐，全无队伍。姬光帅左军乘乱进击，正遇夏啮^{niè}，一戟^{jī}刺于马下。胡、沈二君心慌，夺路欲走。公子掩餘右军

注释：①京：古地名。蔡元放云：“在开封府。”②翟泉：古地名。蔡元放云：“在洛阳之西。”③郢：今湖北省安陆市。或云今湖北省郢县。④钟离：古地名，当在今安徽凤阳。⑤掩餘：王僚之弟。⑥鸡父：楚国地名，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。



亦到,二君如飞禽入网,无处逃脱,俱为吴军所获。军士死者无数,生擒甲士八百余人。姬光喝教将胡、沈二君斩首。却纵放甲士,使奔报楚之左军,言:“胡、沈二君及陈大夫俱被杀矣!”许、蔡、顿三国将士,吓得胆胆堕地,不敢出战,各寻走路。王僚合左右二军,如泰山一般倒压下来。中军蘧^{wéi}越未及成阵,军士散其大半。吴兵随后掩杀,杀得尸横遍野,流血成渠。蘧^{wéi}越大败,奔五十里方脱。姬光直入郢^{yǐn}阳,迎取楚夫人以归。蔡人不敢拒敌。蘧^{wéi}越收拾败兵,止存其半,闻姬光单师来郢^{yǐn}阳取楚夫人,乃星夜赴之。比及楚军至蔡,吴兵已离郢^{yǐn}阳二日矣。蘧越知不可追,仰天叹曰:“吾受命守关,不能缉获亡臣,是无功也。既丧七国之师,又失君夫人,是有罪也。无一功而负二罪,何面复见楚王乎?”遂自缢^{yì}而死。

楚平王闻吴师势大,心中甚惧,用囊瓦为令尹,以代阳句^{gòu}之位。瓦献计谓郢^{yǐng}城卑狭,更于其东辟地,筑一大城,比旧高七尺,广二十馀里,名旧城为纪南城,以其在纪山之南也;新城仍名郢,徙都居之。复筑一城于西,以为右臂,号曰麦城。三城似品字之形,联络有势,楚人皆以为瓦功。沈尹戌^{shù}笑曰:“子常不务修德政,而徒事兴筑,吴兵若至,虽十郢^{yǐng}城何益哉?”囊瓦欲雪鸡父之耻,大治舟楫,操演水军。三月,水手习熟,囊瓦率舟师,从大江直逼吴疆,耀武而还。吴公子光闻楚师犯边,星夜来援,比至境上,囊瓦已还师矣。姬光曰:“楚方耀武而还,边人必不为备。”乃潜师袭巢①,灭之,并灭钟离,奏凯而归。

楚平王闻二邑被灭,大惊,遂得心疾,久而不愈。至敬王四年,疾笃,召囊瓦及公子申,至于榻^{tà}前,以太子珍嘱之而薨^{hōng}。囊瓦与郤^{xì}宛商议曰:“太子珍年幼,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,非正也。子西长而好善,立长则名顺,建善则国治,诚立子西,楚必赖之。”郤^{xì}宛以囊瓦之言,告于公子申。申怒曰:“若废太子,是彰君王之秽行也。太子秦出,其母已立为君夫人,可谓非嫡^{dí}嗣乎?弃嫡而失大援,外内恶^{wù}之。令尹欲以利祸我,其病狂乎?再言及,吾

注释:①巢:地名。今安徽省巢湖市。



必杀之！”囊瓦惧，乃奉珍主丧、即位，改名曰轸zhěn，是为昭王。囊瓦仍为令尹，伯郢xī宛为左尹，鄢yān将师为右尹，费无极以师傅旧恩，同执国政。

却说郑定公闻吴人取楚夫人以归，乃使人赍jī珠玉簪珥追送之，以解杀建之恨。楚夫人至吴，吴王赐宅西门之外，使半mǐ胜奉之。伍员yún闻平王之死，捶胸大哭，终日不止。公子光怪而问曰：“楚王乃子仇人，闻死当称快，胡反哭之？”员yún曰：“某非哭楚王也，恨吾不能枭xiāo彼之头，以雪吾恨，使得终于牖yǒu下耳。”光亦为嗟叹。胡曾先生有诗曰：

父兄冤恨未曾酬，已报淫狐荻首丘①。

手刃不能偿夙愿，悲来霜鬓又添秋。

伍员yún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，报其仇怨，一连三夜无眠，心中想出一个计策来，谓姬光曰：“公子欲行大事，尚无间jiàn可乘耶？”光曰：“昼夜思之，未得其便。”员曰：“今楚王新歿mò，朝无良臣，公子何不奏过吴王，乘楚丧乱之中，發兵南伐，可以图霸？”光曰：“倘遣吾为将，奈何？”员yún曰：“公子误为坠车而得足疾者，王必不遣。然後荐掩餘、烛庸为将，更使公子庆忌结连郑、卫，共攻楚国，此一网而除三翼，吴王之死在目下矣。”光又问曰：“三翼虽去，延陵季子在朝，见我行篡cuàn，能容我乎？”员yún曰：“吴、晋方睦，再令季子使晋，以窥中原之衅xìn。吴王好大而疏于计，必然听从。待其远使归国，大位已定，岂能复议废立哉？”光不觉下拜曰：“孤之得子胥，乃天赐也！”次日，以乘丧伐楚之利，入言于王僚，僚欣然听之。光曰：“此事某应效劳，奈因坠车损其足蹉jīng，方就医疗，不能任劳。”僚曰：“然则何人可将？”光曰：“此大事，非至亲信者，不可托也。王自择之。”僚曰：“掩餘、烛庸可乎？”光曰：“得人矣。”光又曰：“向来晋、楚争霸，吴为属国。今晋既衰微，而楚复屡败，诸侯离心，未有所归，南北之政，将归于东。若遣公子庆忌往

注释：①首丘：指狐死首丘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狐死正丘首，仁也。”传说狐狸死时，头必朝向狐穴所在的山丘。比喻不忘本土或对故乡的思念。这里指的是楚平王得以死在自己的故土。淫狐，当指楚平王抢了太子建的新娘。



收郑、卫之兵，并力攻楚；而使延陵季子聘晋，以观中原之衅；王简练舟师，以拟其後，霸可成也。”王僚大喜，使掩馮、烛庸帅师伐楚，季札聘于晋国，惟庆忌不遣。

单说掩馮、烛庸引师二万，水陆并进，围楚潜邑^①。潜邑大夫坚守不出，使人入楚告急。时楚昭王新立，君幼臣谗，闻吴兵围潜，举朝慌急无措。公子申进曰：“吴人乘丧来伐，若不出兵迎敌，示之以弱，启其深入之心。依臣愚见，速令左司马沈尹戌shù率陆兵一万救潜，再遣左尹郤xī宛率水军一万，从淮汭ruì顺流而下，截住吴兵之後，使他首尾受敌，吴将可坐而擒矣。”昭王大喜，遂用子西之计，调遣二将，水陆分道而行。

却说掩馮、烛庸正围潜邑，谍者报：“救兵来到。”二将大惊，分兵一半围城，一半迎敌。沈尹戌坚壁不战，使人四下将樵qiáo汲jí之路，俱用石子垒断。二将大惊。探马又报：“楚将郤xī宛引舟师从淮汭塞断江口。”吴兵进退两难，乃分作两寨，为犄jī角之势，与楚将相持，一面遣人入吴求救。姬光曰：“臣向者欲征郑、卫之兵，正为此也。今日遣之，尚未为晚。”王僚乃使庆忌纠合郑、卫。四公子俱调开去了，单留姬光在国。

伍员yún乃谓光曰：“公子曾觅利匕首乎？欲用专诸，此其时矣。”光曰：“然。昔越王允常，使欧冶子造剑五枚，献其三枚于吴，一曰‘湛庐’，二曰‘磐郢yǐng’，三曰‘鱼肠’。‘鱼肠’，乃匕首也。形虽短狭，砍铁如泥。先君以赐我，至今宝之，藏于床头，以备非常。此剑连夜发光，意者神物欲自试，将饱王僚之血乎？”遂出剑与员yún观之，员yún夸奖不已。即召专诸以剑付之。专诸不待开言，已知光意，慨然曰：“王信可杀也^②。二弟远离，公子出使，彼孤立耳，无如我何。但死生之际，不敢自主，候禀过老母，方敢从命。”专诸归视其母，不言而泣。母曰：“诸何悲之甚也？岂公子欲用汝耶？吾举家受公子恩养，大德当报，忠孝岂能两全？汝必亟jí往，勿以我为念！汝能成人之事，垂名後世，我死亦不朽矣。”专诸犹依依不舍。

注释：①潜：楚国地名。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。《左传》杜预注：“潜，楚邑。在庐江六县西南。”

②信：的确，确实。



母曰：“吾思饮清泉，可于河下取之。”专诸奉命汲泉于河，比及回家，不见老母在堂，问其妻。妻对曰：“姑適言困倦，闭户思卧，戒勿惊之。”专诸心疑，启牖yǒu而入，老母自缢yì于床上矣。髯rán仙有诗云：

愿子成名不惜身，肯将孝子换忠臣。

世间尽为贪生误，不及区区老妇人。

专诸痛哭一场，收拾殓殓，葬于西门之外。谓其妻曰：“吾受公子大恩，所以不敢尽死者，为老母也。今老母已亡，吾将赴公子之急。我死，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，勿为我牵挂。”言毕，来见姬光，言母死之事。光十分不过意，安慰了一番。良久，然後复论及王僚之事。专诸曰：“公子盍设享以来吴王？王若肯来，事八九济矣。”光乃入见王僚曰：“有庖páo人从太湖来，新学炙zhì鱼，味甚鲜美，异于他炙。请王辱临下舍而尝之！”王僚好的是鱼炙，遂欣然许诺：“来日当过王兄府上，不必过费。”光是夜预伏甲士于窟室之中，再命伍员yún暗约死士百人，在外接应。于是大张饮具。

次早，复请王僚。僚入宫，告其母曰：“公子光具酒相延，得无有他谋乎？”母曰：“光心气怏怏①，常有愧恨之色，此番相请，谅无好意，何不辞之？”僚曰：“辞则生隙，若严为之备，又何惧哉！”于是被獠之甲三重②，陈设兵卫，自王宫起，直至光家之门，街衢皆满，接连不断。僚驾及门，光迎入拜见。既入席安坐，光侍坐于傍。僚之亲戚近信，布满堂阶。侍席力士百人，皆操长戟jǐ，带利刀，不离王之左右。庖人献饌zhuàn，皆从庭下蒐sōu简更衣，然後膝行而前，十馀力士握剑夹之以进。庖人置饌，不敢仰视，复膝行而出。光献觞shāng致敬，忽作跛足，伪为痛苦之状，乃前奏曰：“光足疾举發，痛彻心髓，必用大帛缠紧，其痛方止。幸王宽坐须臾yú，容裹足便出。”僚曰：“王兄请自方便。”光一步一蹶zhì，入内潜进窟室中去了。少顷，专诸告进鱼炙，蒐sōu简如前。谁知这口鱼肠短剑，已暗藏于鱼腹之中。力士挟专诸膝行至于王前，用手擘bāi鱼以进③，忽地抽出匕首，径椎chuí王僚之胸。手势去得十分之重，直贯三层坚甲，

注释：①怏怏：不高兴、恼恨的样子。②獠：疑即狻猊，狮子。③擘：分开，破裂。



透出背脊。王僚大叫一声，登时气绝。侍卫力士，一拥齐上，刀戟并举，将专诸剁做肉泥，堂中大乱。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，乃纵甲士杀出，两下交斗。这一边知专诸得手，威加十倍，那一边见王僚已亡，势减三分。僚众一半被杀，一半奔逃，其所设军卫，俱被伍员 yún 引众杀散。奉姬光升车入朝，聚集群臣，将王僚背约自立之罪，宣布国人明白：“今日非光贪位，实乃王僚之不义也。光权摄大位，待季子返国，仍当奉之。”乃收拾王僚尸首，殓殓如礼。又厚葬专诸，封其子专毅为上卿。封伍员 yún 为行人之职，待以客礼而不臣。市吏被 pī 离举荐伍员 yún 有功，亦升大夫之职。散财發粟，以赈穷民，国人安之。姬光心念庆忌在外，使善走者觐 chān 其归期，姬光自率大兵，屯于江上以待之。庆忌中途闻变，即驰去。姬光乘驷马追之，庆忌弃车而走，其行如飞，马不能及。光命集矢射之。庆忌挽手接矢，无一中者。姬光知庆忌必不可得，乃诫西鄙严为之备，遂还吴国。又数日，季札自晋归，知王僚已死，径往其墓，举哀成服^①。姬光亲诣 yì 墓所，以位让之，曰：“此祖父诸叔之意也。”季札曰：“汝求而得之，又何让为？苟国无废祀，民无废主，能立者即吾君矣。”光不能强，乃即吴王之位，自号为阖 hé 闾。季札退守臣位。此周敬王五年事也。札耻争国之事，老于延陵^②，终身不入吴国，不与 yù 吴事，时人高之。及季札之死，葬于延陵，孔子亲题其碑曰：“有吴延陵季子之墓。”史臣有赞云：

贪夫殉利，箠 dān 豆见色^③。

春秋争弑 shì，不顾骨肉。

孰如季子，始终让国。

堪愧僚光，无惭泰伯。^④

宋儒又论季札辞国生乱，为贤名之玷 diàn。有诗云：

只因一让启群争，辜负前人次及情。

注释：①举哀：大声号哭以哀悼。成服：指丧礼大殓之后，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，叫“成服”。②延陵：今江苏常州市一带。③箠豆见色：此语出自《孟子·尽天下》：“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，苟非其人，箠食豆羹见于色。”指为一丁点儿小利而计较。④泰伯：人名。周太王长子，有弟仲雍、季历。泰伯知太王欲立季历，以传子昌，遂与仲雍奔荆蛮，以让季历。泰伯成为吴地君长，自号句吴，是吴国的始祖。

若使延陵成父志，苏台麋mí鹿岂纵横？

且说掩馮、烛庸困在潜城，日久救兵不至，正在踌^{chóu}躇^{chú}脱身之计。忽闻姬光弑主夺位，二人放声大哭，商议道：“光既行弑夺之事，必不相容。欲要投奔楚国，又恐楚不相信。正是‘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’，如何是好？”烛庸曰：“目今困守于此，终无了期。且乘夜从僻路逃奔小国，以图後举。”掩馮曰：“楚兵前後围裹，如飞鸟入笼，焉能自脱？”烛庸曰：“吾有一计，传令两寨将士，诈称来日欲与楚兵交锋，至夜半，与兄微服密走，楚兵不疑。”掩馮然其言。两寨将士秣^{mò}马蓐^{rù}食，专候军令布阵。掩馮与烛庸同心腹数人，扮作哨马小军，逃出本营。掩馮投奔徐国，烛庸投奔钟吾。及天明，两寨皆不见其主将，士卒混乱，各抢船只奔归吴国。所弃甲兵无数，皆被郤xì宛水军所获。诸将欲乘吴之乱，遂伐吴国。郤xì宛曰：“彼乘我丧非义，吾奈何效之？”乃与沈尹戍一同班师，献吴俘。楚昭王以郤xì宛有功，以所获甲兵之半赐之，每事谘^{zī}访，甚加敬礼。费无极忌之益深，乃生一计，欲害郤xì宛。毕竟费无极用何计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释：①钟吾：一个小国，近楚国。